

作者 陳盈好  
護理所 碩二

## 遺忘

他 從小開始農耕工作  
轉眼間竟過一甲子的歲月  
退休後 身體仍是硬朗 喜愛自由  
總是 騎著他的摩托車恣意而行  
瀟灑 自在 隨心所欲

辛苦大半輩子 子孫成群  
曾以為他可以順遂地過 後半輩子  
享受天倫之樂  
然而 命運之神給他最後的考驗

疾病 無法治癒  
逐漸遺忘 圍繞在他身邊的人事物  
缺乏安全感 猜忌 害怕  
使他變得沉默寡言  
有時 怪異行為 無法自我控制  
同情 但也無可奈何  
持續藥物治療 關心及陪伴  
家人的愛 給予無限包容  
偶見 他會露出純潔的笑容  
像孩子般的單純 美好

遺忘 不代表失去  
或許 現在的他  
不會為疾病感到痛苦及折磨  
在他的世界裡 有屬於自己的安詳及快樂



# 越界

## 物治所碩一 黃怡璇

誰，越界？！

思緒亦超了線。

漣漪起伏，該如何解脫…

是習慣？ 寄託？

還是無法自拔？！

地球依舊不停歇地運轉著

世界仍然搶分逐秒的前行著

我，卻變了 多少？！ 哪些！？

是如此地戰戰兢兢

誰，也變了 依舊？！ 曾經！？

還那般地隨心所欲

山蒼蒼，海茫茫

有道是

緣深緣淺，花飛花落

盡在斷腸人 天涯

怎樣的陽光空氣和水

怎樣的月牙烏雲和寂寞

放火的是誰？

又放生了誰？

面對是誠實，直白是接受

早一些承認味覺，少一點加味錯覺

我是誰？ 誰又招惹了誰？

和誰的距離近了？

而和誰的距離遠了？

難言 吞吐之間

是過去

亦或是 尚未發生的延續

緊握停損點 死鎖漲停板

不是交易

是 被迫與接受之間的權衡

是非對錯 孰是孰非

言談之間 灰飛煙滅

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

遮住眼睛，闔上嘴巴，摀住耳朵

走走停停 羽扇綸巾

如果可以拉上遮簾就阻絕所有是非

那我想要安靜的自己，和

暫停的繽紛世界

並且，將思緒遺忘

順道，把疼痛埋葬

掙脫 園地自限

走過 步步驚心

撐過 漫天花火

璞玉雕琢再三

總會璀璨

一抹微笑 一縷輕煙

曾經，優雅過

尚未，全劇終

憂鬱 藍色大海，是情緒

傷痛 灰色淚水，是感覺

即使疼痛肆溢，但寧可化水歸洋

回復平行線

重置起始點

達陣 踩線 跨越

## 皎喚

你底心是朵波光瀲灩

綻動的湯湯龍舌蘭花

在轉瞬間

用自身的猛烈意志向世人證明了堅毅不屈

毫秒間燃起五彩繽紛的熊熊大火

燒光你最後的愛恨交織

於雜沓的碎語聲中再一次用生命的生生不息

混合絢爛的火光照亮美幻的真意誠心

重生

你底心是隻耆英刺鳥

飛舞的洋洋磊落奇偉

在斯須間

用己身的壯志難酬向世人傾訴了鏗而不捨

剎那間撲向參天巍峨的尖尖銳刺

唱盡你全數的動人詩篇

於斑駁的針砭聲中冷不防用浴火的去而復來

繾綣沁人的音符激盪傲骨的圓願妙智

復生

# 還俗

陳泓任

撞最後一聲晨鐘  
著純白的袈裟列隊而出  
我們點燃每一株風木  
焚茅取光  
期盼浴火而出的是鳳不是鴉

拉丁暗語長成了牽輪  
化作我們的方舟 遠航  
林火已熄  
只能在無目的夜裡 守著  
年輕定下的戒律  
等星火的流

直到我們 蓄踐  
把善惡還給佛祖  
別上條碼和高標  
昔日的禱頌已墜落  
如墨蹟投入汪洋  
但 每嘗  
風木如火 就會燃我往日祈禱

我們終將在寺外相遇  
化緣也難免儀式性的型態——體面頷首，互換名片  
給對方一場點頭的深交  
免得過於靠近把彼此深黑，即使

說了過多善意的謊言  
那無妨 哽咽也被懸掛  
重違像是剃刀的回光  
刺破表皮滲出血肉  
疼痛之中  
還否記得那古老的鐘聲與經文

寺院依舊安穩  
鐘聲  
卻不像昔日 那麼清晰的聽見

# 它是誰

分醫所 彭士桓

隱隱的痛楚 劃破 寒瑟的冬夜  
是誰在 捉弄著 挑逗著 誰  
是誰在 濁一壺清水  
又是誰在 彈弄是非  
從未間斷的起落  
說它是我的誰

漸漸靠近 解一扇扇門  
變換隱藏 找一隅欲窺  
是誰在 哼唱著 咒唸著 誰  
是誰在 亂一首經典  
又是誰在 顛倒錯對  
若隱若現的型體  
叫它見我一面

黑夜包覆明天  
無言無語 失了魂無家可歸  
是誰在 可憐著 竊笑著 誰  
是誰在 蓄一池眼淚  
又是誰在 身邊相陪  
絕望抹殺了春天  
恨它操縱魁儡

盛開的凋零花蕊 彼此悼著祝福  
只為再見一眼那絢爛的美  
是誰 照亮著 溫柔著 誰  
是誰在 愛一生無悔  
又是誰在 空氣中撒著香甜  
用光融化了一切 在熄滅之前  
伴它長眠

誰掛念著 回憶著誰  
在那反覆的冬夜 遇見了誰

?

## 燦光綵

漫漫

從你體會了人情冷暖  
穿梭過恨愛交纏的錯綜離奇  
於乍暖還寒時叨叨絮絮的喃聲襲來  
紛議你一生熙來攘往的功過  
眾說紛紜

蔓蔓

盼你刻骨了冷若冰霜  
逡巡過仇恩相擊的詭譎狡詐  
於春寒料峭時浩浩湯湯的殘冬餘行  
圭臬你無數大相徑庭的楚舉  
高風亮節

慢慢

當你誠懇了燈火闌珊  
釋懷過自以為是的星火燎原  
於曲折黑夜時燦爛炳煥的諒解傾訴  
明志你全數抱誠守真的奉獻  
在紛紛擾擾後  
慢慢你看清楚了世事續奪  
燦爛和煦的暖光會亘久繾綣在那條寫滿了愛的橋上  
伴你並肩前行直至感動充臆心間  
仰望陰晴圓缺

# 流浪

物治所 邱創圓

潮濕的兩個字  
模糊了記憶的影像  
家的形狀起了毛邊 漫過邊界  
搔得心頭的鄉愁蠢蠢欲動

行路中流下的汗涓滴成河  
流經各種風景  
洗挫折與稜角成下游堆疊的鵝卵石  
你若拾起一顆細細端詳  
會看見沖撞下曾激昂的浪花

夜裡流下的淚汪洋成海  
無邊無際 無從著力  
風起 隱約捎來遠方一絲細微的信息  
便掀起一波波的浪 湧向  
岸的方向  
潮起潮落 捲土地的溫暖入懷  
卻也將岸越推越遠

滿溢的情思脹得胸口發疼  
擠出的乳汁卻安慰不了飢餓的靈魂  
究竟我們是否真正流浪遠方 如果  
家寫下一切旅程的淵源  
越深邃不就越離不開起點

蒸發凝結成雨 蒸發  
潮濕的兩個字  
帶我遠航 帶我回家

# 你所说的故事

陳泓任

你喜歡在床邊說故事 關於彼得潘  
還有他永不老去的日子  
故事結束了你闔燈  
而我們用耳朵等待他來敲門  
總等到固定的樓梯階數和椅聲  
你慣有的上看低吟  
始終只有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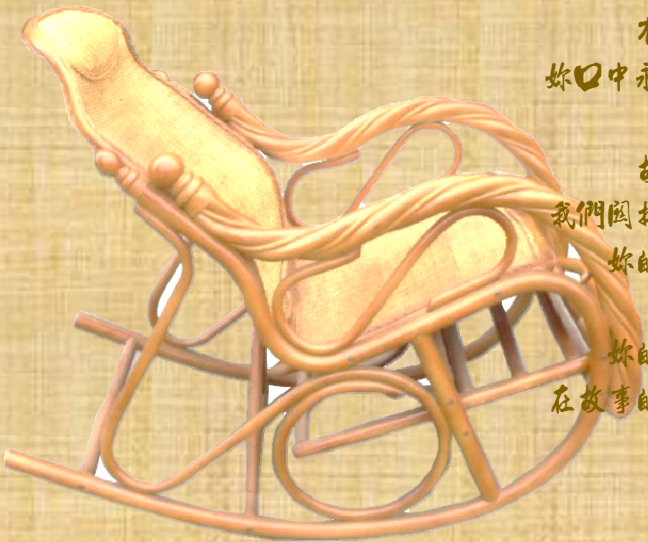
你喜歡在夏夜裡說故事  
關於小時候  
彼得潘來敲門的日子  
我們也跟著確認  
早上竹籐躺椅仍有他的溫度  
門上卻沒有他的指紋  
躺椅是編的  
故事也是編的  
直到你開始用點滴垂釣句子  
集成一本新的故事

你從此都在床上說故事  
關於一位阿嬤多愛她的孫子  
床被是織的  
故事是真的  
直到你有天不再說故事  
剩下病歷在冷冷地計時

夏夜裡的故事暫停  
彼得潘卻從故事中長大了

有聽到嗎？  
你口中永遠的彼得潘 輕敲  
你的榻門  
故事要結束  
我們闔掉氧氣機的指示燈  
你的呼吸自由了

你的呼吸自由了  
在故事的結局裡永不老去





A street scene with a bus and traffic signs. The bus is orange and black, with a large advertisement on its side. The traffic signs include a 'No Right Turn' sign, a 'Bus Lane' sign, and a 'No Entry' sign. The background shows trees and a clear sky.

# 長路漫漫

醫學二 吳若玄

長路漫漫，能夠走多久？

固定的車窗視野，是荳蔻青春的印象畫  
晨光宣告每一日的啟程，也照亮心頭的嚮往  
車門開闔的聲音叮嚀著：駛向夢想的路上，可能有些晃蕩。

長路漫漫，一走就是十年。

上下車間擦身而過的，依稀是歲月與成長  
跨越了無數紅綠燈信號，再從習慣的位置向外望：  
前進的速度沒有慢下，越是接近夢想、越該換上堅定的步伐。

長路漫漫，踏上了就再也不回。

時間與窗景一齊後退，她終於覺察：  
目的地，不必然是終點的止嘎  
在這刻畫了由年少到成熟的路上，車子從不打算停下！

始於綠衫、立於白袍，她想：

是啊！她將一直行在這條路上，  
直到哪天再也分不清——

眼前流轉的，究竟是熟悉的景象  
或是追逐夢想的路上、那曾經青澀的每個過往？